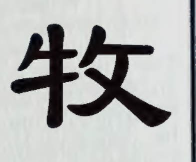


牧津

牧津卷之四十二目

詰盜

韓琦 六見　晁補之

曾鞏 三見　范純粹

高防　蒲宗孟

尹伊　李常

許宗裔　劉晧

陳襄　胡長儒

歐陽穎　任伯雨

孫德淵　楊告

張綸　金武郝

陳文偉　錢藻
黃璟　王恕
萬觀　戴金
王愷　李渭

明山陰祁承爜撰

張敞

張敞爲膠東相，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遣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遂平。遷守京兆尹。京兆自廣漢誅後，比更守尹，

如覇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旣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閭里、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

絲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跡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眞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惟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京兆

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

以盜治盜此古今第一法○政惟頗雜儒雅便能動引古今以定大議治理故當以經術勝

尹賞

尹賞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爲頻陽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爲鄭令時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

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迺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掠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召部曹掾史、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五人、雜舉長安中輕薄

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
扞持刀兵者悉記籍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
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
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
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
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貰其罪詭令立功以
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甚精
甘耆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
亡命散走各各歸其處不敢闚長安江湖中多

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群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尹賞所爲，雖曰殘刻，然除暴絕奸，明目張

膽，直截易曉，與他酷吏鍛鍊周內者不同。

○自令而守，兩以殘賊免，而賞之沾沾自喜者在此，朝廷榮辱進退之權，果不能奪人之性生。

王敬則

王敬則為暨陽時，有一部刧，逃入山為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刧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敬則乃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刧帥既出，敬則於廟設酒會坐，收縛曰，吾啓神，若負誓，還

神十牛，令不可遷替，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巫，後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撒則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

殺降近虐，而除盜有不嫌於過嚴，至今舉舊偷以自代，此緝盜第一法，

韓褒

韓褒爲北雍州刺史，州多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爲，而陽不知之，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

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傑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置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被署者莫不惶懼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牓州門曰、行盜者可急來首、（惟得盜名乃可爲此榜不然徒爲偷兒所笑）即除其罪、盡今日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褒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繇是群盜屏息、

此亦以盜詰盜然而教化行於其間矣

司馬悅

司馬悅爲豫州刺史上蔡董毛奴齎錢五千死於道路或疑張堤爲刼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悅疑其不實引毛奴兄靈之謂曰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答曰得一刀鞘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視之有郭門者曰此門所作賣與鄰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款服靈之又於及祖身上認得毛奴

所衣皂襦遂釋堤

既能得盜亦已平寃、

彭城王高湝

高湝爲滄洲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湝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定州刺史、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毛、湝乃詐爲上符、市皮倍酬價值、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定州有

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涖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菜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

此公詰盜多用小術然終不失爲能吏

符融

符融爲冀州牧有老姥於路遭刼喊賊路人爲逐擒之賊反誣路人時已昏黑莫知其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呵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賊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

曰、汝眞賊也、何誣人乎、賊遂服罪、蓋以賊若善走、必不被擒、故知不善走者賊也、

偶爾徵盜則然、然善走而被擒者、何可以一律論、

蘇無名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盒、所值黃金百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盡爲盜所得、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死、長史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月不得賊、

死、尉謂吏卒曰、吏卒游徼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衢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之至縣、游徼白尉曰、得盜物者來矣、尉怒曰、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吾歷官所在、擒姦擿伏有名、盜至前無得脫者、此輩應先聞之、故請爲解阨耳、尉白長史、長史大悅、降階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却賜吾命、無名曰、請與君求見對王階乃言之、於是天后召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

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為陛下取之亦不出數日耳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至月餘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為侶於東門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皆衣縗經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之問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而哭不哀既徹奠即巡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剖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

奏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對曰臣非有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見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食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即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也奠而哭畢巡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追促府縣擒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悅賜金帛加秩二等

大抵擒盜緩急異用此故以緩得之無名

實能辨盜於蚤、即其請對數言、胷中已自了了、此君才智、直是過人、

刁雙

刁雙除西兗州刺史、時盜賊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亡命、公行刼掠、雙至境、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弓即隨使歸罪、雙舍而不問、後有盜發之處、令桃弓追捕、咸悉擒獲、於是州境清肅

服盜之心、得盜之策、

楊津

楊津爲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齎絹三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於是遣騎追收、並絹俱獲、自是合境畏服、至於守令僚佐、有濁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官屬感厲、莫有犯法者、

只是應用得捷、○如此明察人、而御屬吏

乃不以刻而以厚、

張鷟

張鷟在河陽、有客失驢、因捕急、盜乃夜放驢而藏其鞍、鷟令客勿秣驢、夜縱之、驢尋向所餵處、遂捕其家、得鞍、人服其智、

爲術巧而爲法便、

張壽

張壽爲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刼殺、奉勑十日

內須獲賊蹤至行劫處尋蹤緒見一老婆於樹下賣食以從騎䭾來入縣供以酒食經三日輒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語即捉來須臾一人來問明府若推逐即被布衫籠頭送縣一問具承并贓並獲

此法亦無甚奇但賊智不出其所料耳

柳慶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寄居京師每出常自執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郡

縣謂主人所竊，自誣服，慶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鞍恒置何處，對曰，自帶，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會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又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者甚多，慶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一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

告。牒下、因此盡獲餘黨、

察鑁金之沙門易、作匿名書鉤奴自告辯

於此乃見巧心、

王璩

王璩爲襄州中廬令、有賊久訊不得情、偶於賊囊中得故紙、揭示之、乃房陵商人道引、爲賊所掠者、賊即引伏、

有據卽不能自隱、

韓琦

韓魏公琦、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滿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琦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以爲法、

通此一路、亦可鼓舞人、○此法今亦可通行、

晁補之

晁補之知齊州、力於爲政、有羣盜晝掠塗巷、補之默得其名、一日宴客、召賊曹、授以方略、酒行

未竟悉擒以來、一府為撤警、

妙在聲色不動、

曾鞏

曾鞏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為本、屬民為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夸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示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自是外戶不閉、

若盜賊者人人飲食冠裳之、日亦不給、惟偶得渠魁以鼓弄群偷乃爲得之、

范純粹

范純粹尹洛、賈者有金數十兩、爲同行所盜、訟至官、事迹甚明、而盜者抵諱莫伏、粹令吏搜撿盜者身、無所獲、得一鎖匙而已、卽時押下、吏莫能曉、粹潛令人往盜者家、詐以其意、齎匙開篋取銀、盜家誠其事、付納、粹引二賈至、問訟者曰爾銀若干包、以何物、有別記驗否、賈歷言無不

中者卽面付銀還盜者抵罪衆始服其智

亦幸得此一匙耳不然實物何從得出

高防

左丞高防守蔡州日部民王乂爲賊所刼捕得其黨伍人繫獄窮理贓仗以具錄事參軍司徒達判官盧紘據案請加極刑防疑其不實取贓閱之因召王乂問曰爾家所失衫襟是一端布耶乂曰然防令校其幅尺皆廣狹不同又疎密差異賊乃稱冤防曰何故伏罪賊曰不任捶楚

蓋自誣以求速死耳居數月獲其本賊紘達叩頭請罪防皆不奏得活者欲詣闕訟防之功商紘達之罪防遽令止絕爲製衫帽具酒食諭而遣之

辨盜證賍自應爾爾其不可及處在不以已之得情形人之失

蒲宗孟

蒲宗孟知鄆州日有盜黃麻胡者劫良民使自掘地倒埋之觀其足動以爲戲樂恭敏獲其黨

先別去思飭，然後置於法，先是寇依梁山濼，縣官有用長梯窺蒲葦間者，宗孟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濼中，賊既絕食，遂散去，凡獲盜，即日輦金至中行賞，以故人人用力，斬捕略盡，

信賞必罰，爲政之經，於捐軀追捕之事，尤在激勸，

尹伊

尹伊爲司法參軍，時金城坊人家，有故所劫者久捕賊不獲，時楊纂爲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

市諸胡盡禁推問、伊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僞非一、亦有胡着漢帽、漢着胡帽、亦須漢裏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餘請不問、簒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選、乃判曰、簒輸一籌、餘依判、太宗聞之、笑曰、朕用尹伊、楊簒聞義伏善輸一籌、朕復得幾籌耶、俄果獲賊、

非伊之能察盜、亦以簒不僻事、自合聽人

揄揶、

李常

李常知齊州素多盜常痛治之殊不止他日得黠盜察其可用刺為兵使直事鈐下間問以盜發輒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繇富家為之囊使盜自相推為甲乙官吏巡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常曰吾得之矣乃令凡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拔其根株盜賊遂清

真是窮盜之源

許宗裔

許宗裔典劍州有於燈下識認刼賊曉告吏捕

之所收贓惟繰絲紬卷不禁拷掠遂誣服送州因言其物是家有與失主互爭即命取兩家繰絲車又問紬卷各用何物爲胎心一云杏核一云丸子即開示之見杏核仍以絲繩安於車船量其大小亦是同家物被刼者受妄認之過巡捕吏伏拷決之辜其枉獲雪

辨盜惟在辨贓

劉皓

劉皓初爲趙州林城令決事嚴明會鞫刼盜獄

吏令盜僞通買物者十餘人以狀稟乞追譔、意欲乘時規利、皓佯爲無能者、判曰並要正身、違限重斷、及期、如數勾至、皆衣服鮮潔豪子也、皓命屛鞫獄吏、別以他吏引賊至庭下認之、皆無識者、皓曰、爾能通姓名而有不識者乎、賊愕然實告、命盡釋之、當行吏置重法、一境欽畏不敢欺、皓謂諸吏曰、我河北村秀才、深知民間利病、爾乃敢爾、宜屛縮以候來者、

凡訊盜須即在擒獲時審定、略轉盻則誣

拏四出若供吐同盜而面目不認者又其常也

陳襄

陳襄調蒲城主簿攝令事縣多世族以請託脅持爲常襄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拄襄語之曰某廟鍾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鍾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

出、獨一人手無所汙、扣之乃爲盜者蓋畏鐘有、
聲、故不敢觸、遂服罪、

特小術以辨盜可一不可再

胡長孺

胡長孺爲寧海主簿、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
間、恒出鈔道、爲過客患、長孺僞衣商人服、令蒼
頭負貨以從、陰戒騶卒十人躡其後、巖中人突
出邀之、長孺方遜辭以謝、騶卒俄集、皆成擒、窮
其黨置於法、

以身詰盜更是捷法、

歐陽穎

歐陽穎知歙州富家有盜啓其藏、捕久不獲、穎曰、勿捕、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劾之、卽伏、吏民初疑不勝楚掠而自誣、及取出所盜物乃信、

賊或在內原非怪事、然穎能察此、必悉知一家之情境乃得、

任伯雨

任伯雨知開封府雍丘縣、縣枕汴流、漕運上下、

盜竊摽人無虛夕、未有獲者、伯爾知其故、迺下令、綱運不得宿境內、不從者斷其纜、趨京師者督護以出境、自是外戶不閉、

運卒爲惡、今昔皆然、但不得宿境內、則勢必令晝夜不停而後可、若止令之出境、則隣邑亦受其害、故必須有一處法乃佳、

孫德淵

孫德淵以進士調涞水丞、察廉遷沙河令、有盜秋桑者、主逐捕之、盜以叉自刺其足面、曰、秋桑

例不禁採汝何得刺我主懼賂而求免盜不從訴之縣德淵曰若逐捕而傷瘡必在後今在前自刺也盜遂引服

刺盜而盜反訴主安有此法

楊告

楊告爲豐城主簿邑有賊人投尸於江人畏不敢言告親往擒之有言賊黨欲報怨者告不爲動既而果乘夜欲刺告告又捕得之境內肅然

除暴須有此定力

楊繪

楊繪知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縑者繪就視之踪跡不類人所出入乃呼戲沐猴者詰於庭一證具服人服其明在郡獄無繫囚

妙在踪跡出入

金武都

金武都遷商水令縣素多盜廉得姓名榜通衢約毋再犯悉奔他境

難在廉得姓名此法今亦可用

陳文偉

陳文偉爲山東安丘令、流賊百餘人掠庫、偉勑羣吏第謹薄書、諸寶藏吾無慮也、羣賊大掠庫金去、良久問左右曰、賊去幾何、曰、三十里矣、勑左右以一騎一彈來、馳赴之、問諸賊孰爲首者、彈發左目中之、又再彈右目中之、賊大駭、伏地請死、偉曰、好爲吾送庫金還、羣賊唯命、偉以一騎尾其後、抵縣、羣賊請欵、偉曰、吾何有、衆賊奴各杖三十遣之、偉自負拓弛、意不以見功、御史

竟以縱寇論劾寃官罷歸、

其人亦慷慨可喜然劫盜罪自應夾杖而遣之無此紀法御史之劾爲是、

錢藻

錢藻知廣信有商人被殺浮於河其子求屍得之疑瀕河人殺之也訟於鉛山縣逮係數十人備極拷掠卒無狀縣以白府錢心知其寃乃爲書辭一行人商子泣曰賊可縱耶錢曰此輩非賊也方爲汝捕眞賊耳密問汝父何商曰布何

地、曰某地錢客逮其地布行諸牙儈及諸任儎舟者詢其詳商以某日買布若干、儎某甲舟、某日發矣、錢知賊係舟人、逮之、榜訊數百、不肯承錢密遣官往搜其家、亦無得、詢諸比隣、鄰人云前某夜多吠厖往來剝喙、但不知其故耳、卽有布、當不以入家、乃遍搜之山谷林野間、時方刈穫、野多聚稈、獨一處最高大、發之、皆布也、舟人乃服罪、

凡詰盜最不可拘成案、亦最不可着成心、

惟虛衷容察得之者十九、

黃璵

黃璵守化州賊胡公威擾害地方璵乃募民驍勇者伺其所經之處而陰撲之繇是賊黨畏懼聽招民獲安息、

陰伺而撲於所經之處以此禦小盜則可、

王端毅公

王端毅公恕初知揚州折獄咸得其情有一老婦常誣隣人為盜恕閱其贓有二裙一寛而長、

一短而窄、老婦謂其子婦之裙、其隣謂其嫂與妻之裙、公詰老婦曰、爾一人之裙、詎宜有長短廣狹不同耶、遂明其非盜、

辨盜只有審贓一法、

萬觀

萬觀知嚴州、七里瀧漁舟數百艘晝漁夜竊、行旅患之、觀令十艘爲一甲、各限以地使自守、繇是無復有警、

今江湖舟楫叢雜之處、宜用編甲之法、

爇金

爇金解褐授蘇州府推官會庫亡折糧銀若干兩疑吏日考掠守庫者竟無驗金乃遍召諸糧役於庭陰以一牌用濃硃塗之蔽實後堂暗室中詰之曰而輩以糧役役於官乃盜糧金亡欲避咎弗獲也余有牌在後堂甚神能辨盜盜手摩之瞎然有鳴聲衆如指諸摩出視其手皆硃中一人獨不硃立詰之遂首服還所盜金而守庫者具得釋其訊獄神明奇中若此

庫金之亡大較已有端倪借牌以神其說

不然手之硃不硃亦未便可以斷人

王愷

王愷爲平原令有麥商夜經村寺被刼陳訴於縣愷故匿其事陰令販荳者和少熟荳其中夜過寺門復刼去令捕兵易服就寺僧貨荳中有熟者遂收捕不待訊而服自是群盜屏跡

似於用術然詰盜政不妨術也

李渭

李渭知韶州府先是韶有二源之役萑苻之警未殄渭集諸寮屬諭之曰夫子告康子不欲二字千古弭盜張本儻多欲則身爲谿壑竭民膏脂不足以塡之百姓安得不盜弭山中盜易弭心中盜難敢忘自責聞者悚息

眞是千古弭盜根本

牧津卷之四十二終

牧津卷之四十三目

儒治上

游酢　馬伸

張栻

牧津卷之四十三　儒治上

明山陰祁承㸁輯

宓子賤

宓子賤爲單父、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瀕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柰何、陽晝曰、夫扱綸錯

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

初子賤受單父之命、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

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免而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之所以去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曰、宓子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吏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

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曰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為民也宓子蹵然曰今茲無麥明

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于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

友十二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所治大則庶幾

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三年、孔子使巫馬期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巫

馬期問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嚴形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受命於師、請命於友、而尤必假便宜於君、聽五年而報政、不齊之爲單父、何兢兢也、

○古稱師臣者帝、又曰知人維艱、知子賤父事兄事及稟度而師者不易言、則知鳴琴而理者不易言矣、

子路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

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
夫子曰仁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非
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後爲蒲宰
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
以敬可以執勇寡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
以報上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
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
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
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

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容盡其美乎、

課政者觀其淺、采風若得其深、豈問簿書哉、夫子謂由千乘之國、可使治賦、而治蒲三善、絕不在才局間論作用、則撫字之實

意、端可知矣、

子游

子游宰武城、以禮樂爲教、明人倫之序、定上下之分、風聲物采、話語動履、一一不妄、故民無逸志邪心、絃歌之聲不絕、邑有澹臺滅明者、貴之不喜、賤之不怒、廉於行已、子游與之、

上作而下效、言公之化、眞是身先、

子貢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愼

之孝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伐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伐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此二古作吏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

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愼焉子貢以是道行之信陽信陽大治

蒞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然世謂廉者多苛刻不知廉者不忍取民之有而安忍刻待乎民若藉不敢取民之有以立名即其廉已非矣安能無刻故至仁者必廉而名廉者未必仁

倪寬

倪寬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

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
休息輒讀誦、以射策補廷尉文學卒史、寬爲人
溫良廉知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武、口弗能發明
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
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除爲從史之
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
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
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
大驚、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

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倪寬上曰吾
固聞之久矣以寬爲奏讞掾舉侍御史見上語
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遷左
內史治民勸農理訟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
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
令以廣溉田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illegible]租多
不入後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皆
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
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

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倪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

擇用仁厚、不求名聲、洵非俗吏、不審何以驚張湯、而動武帝、

范甯

范甯少篤學、多所通覽、時方競尚浮虛、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

桀紂，乃著論崇儒抑俗以救之。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寗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徵拜中書侍郎，多獻替，被譏疎隔，求補豫章。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寗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言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輕夷嶮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

巳、又言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栢、皆以成行、雖非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初寧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寧在郡、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石磬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幷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繁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詔曰

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劉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

范武子始終以興學校、養生徒、文學飾吏治爲己任者、其所論政貴平靜、切切乎時政之非、眞不愧儒者作用、○置學臺課弟子、正良二千石事、而竟以此抵罪何耶、豈其耆論崇儒抑俗之時、所見忤於世者深乎、

劉漈

劉梁少孤貧、桓帝時、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瑣隸、風移畏壘、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哉、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

聚徒勸誡、執經試策、此政非難、而實能興起儒化爲難、若課業雖勤、而士習日敝、吾何以觀之哉、

韓愈

韓愈、德宗時、爲山陽令、有愛在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累遷刑部侍郎、以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初至、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爲文、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鱷魚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始潮人未知學、愈命進士趙德爲之師、文風遂振、復徙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爲隷、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

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及長慶中、遷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尙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退之作原道、君子猶以爲未徹其本原、然馴鱷魚之暴、則至誠之動物矣、振文敎、革汲隸、至使六軍不敢犯法、儒貴實用、文公之爲文也夫何疑、

陽城

陽城出爲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

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臠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於刺史者捨不法事告城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

刺史以爲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月、城不敢歸、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案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遁去、

陽城爲諫官、至八年不言、人已莫窺其際、而出爲刺史、不以左遷係念、一至輒有實惠於地方、此君胸次、更令人莫能窺其際、

○催科亦撫字中一事、若一味寬恤、究竟國課終不可缺、必至勢迫而立法嚴、刑積

猾之里胥得利，而良民反受其害，故實能為國家作催科中之撫字，乃眞愛民之吏，陽道州治民如治家，此意可師，府復遣官其人乃至載妻子中道遁，此其賢，不減于城，惜史不著其姓名，

周元公惇頤

周茂叔惇頤，慶曆間，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謝南安司理叅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

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惇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不死，遷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獨以抵罪爲擾，實以行汙善政爲恥，其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民亦不肯從，轉通判虔州，前在合陽，或誚之趙抃，抃疏之甚

咸惇頤處之超然，淸獻疑終不釋，至是抃亦爲守，熟試惇頤所爲，執其手嘆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薦之於朝，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惇頤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涯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得罪者自以爲不冤，時虞部郎中杜諮知瑞州，禁百姓采石，獨知州占斷，人號爲杜萬石，惇頤惡其奪民之利，因爲起請，凡任於州者買硯毋得過二枚，遂著爲令云，後分司南京，力

不能返故鄉、愛廬阜之勝、築室其上、名曰濂溪
因定居焉、
元公、眞儒也、而意在洗寃澤物、儒者之作
用、合萬物一體之外、無眞政事矣、惟是以
清獻公之賢、而不免有威臨茂叔之事、上
下之交、可易言哉、

謝良佐

謝良佐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
不問職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

中如土木偶人、蕭然起敬、遂稟學焉、佐嘗言爲
政要得厲威嚴、使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
不是人作處、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
惟務寬大、則胥吏侮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
常在手、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建中靖
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戶
語、繫詔獄、廢爲民、上蔡天資篤實、事有未徹、則
顙有泚、其憤悱如此、記問該贍、程顥談及前史、
所引不爽一字、顥以玩物喪志警之、初未之信、

後乃省悟、程頤與之別一年、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撿得盡、方有向進、頤爲點頭、後除書局官、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

上蔡謂去一矜字難、乃爲政而寛嚴在手、圭角盡融、無往非泰而不驕矣、

張載

張横渠先生載、嘉祐初、爲丹州雲巖縣令、其政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

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閭里、閭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呂晦叔薦載於朝、召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嘗謂仁政必自經界始、欲買田一方、畫爲數井、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

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歲歉、家人惡米不鑿、將春之、先生亟止之曰、餓殍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

子厚作令、惟敦本善俗是先、而使鄉長宜諭上意、又遇民輒問所諭之事、最可爲司牧者法、○謂仁政必自經界始、而顯然有欲井田一方之意、自然與時勢相左、所以較明道先生之作用、覺淺一籌、

陳襄

陳襄倡道海濱人稱爲述古先生者也仁宗朝主建之蒲城簿會邑令闕獨當縣事邑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蔽蒙請託習以爲常襄夜寐夙興務究其弊訟之難聽積久者窮極本源剖決無留每聽訟必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不可干老奸宿猾縮首喪氣遷仙居令地僻陋民不知教襄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篇使門人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

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耆老翕然從之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有興建必爲民利皆樂助焉徙知河陽縣始教民種稻富弼爲郡一見即禮遇之襄留意教化進子弟于學或譏之於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人勸毀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弼以語襄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苟有惑志何名知巳益講說不少懈弼由是愈奇之遷知常州郡庠下窄不足以容師生襄爲拓之其規

模遂爲諸郡庠序之冠襄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决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於二州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得入江爲蘇常數邑民田害襄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北流民害立除旱且有溉歲多豐穰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矜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襄淡于宴樂故有餘足以周民困

述古爲政、首崇教化、不以讒言沮、而且終見信於鄭公、蓋自信於心、而亦能使人信之者、近世之學、尤在能使人信爲實學、若聽斷措置之善、特其餘耳、○導水入江、是三吳第一惠澤、余嘗令茂苑、茂苑六倉、半屬水窟、每區相度地勢、築爲長堤、以禦驟水、蘇皆澤國、無處求土、若就水中以蘧篨芻藁爲墻、栽柳兩行、相去三尺、去墻六丈、又爲一墻、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實蘧篨中、

候乾、則以水車去、兩墻之間、舊水墻間六丈、皆土、留其半、以爲堤岸、掘其半爲渠、取土以爲堤、每三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永無淹沒之患、此三吳百世之利也、會以遷去不果行、此念至今耿耿、因聊附識於此、

李之才

李之才少師河南穆修、修性寡合、雖之才亦頻在呵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初爲主簿、

權共城令時康節居母服築室於蘇門山百源之上之才自造其廬問曰子何所學曰爲科舉進取之學之才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乎曰未也願受教于是康節始傳其學師禮甚嚴雖在野店飯必襴坐必拜先示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受易終焉之才器大難乎識者久之謫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徙節

守延安、鄜僚多送出境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
謝曰情文貴稱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情、
豈敢以不情事范公、及蒞荊安陸、之才沿撒見
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
晚、

之才器大、觀其蔣康節數言、自見胸中所
負、至於不以出疆遠送所不相知之人、此
意更見識力、

游酢

游酢應程明道先生扶溝之招，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蕭山尉，以薦爲太學錄，遷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縣，范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咨之，純仁移守潁昌，辟自隨爲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爲太學博士，純仁罷，酢亦請外，僉判齊州，移泉州，徽宗立，擢監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酢性穎悟，有治劇才，時修奉祠館，編氓困於征調，所至騷然，酢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程門高第，酢爲首稱，

定夫之學以篤信入似一執見之士乃更數郡而處之裕如學問固不可以才局論也

馬伸

馬伸初受成都郫縣丞至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伸伸辭以多弊不可爲守問其故伸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速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尚何辭伸至場中則諸邑人紛然矣豐飲食示玩好飾美女凡可以蠱誘者

計百出前此至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伸盡逐之嚴察吏不容纖介貿米至者畧無留滯時提舉常平孫傑按部至成都境上早行見負擔者假寐道傍以待怪問之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某等至無邀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嘆息不已抵郡呼吏書牒薦之即日改秩伸嘗以此語人曰人之利鈍自有時但行直道無用求於人也尋遷奉符丞攝令事方歲歉而朝廷行茶引伸拒之曰民

方救死不贍、豈可重困之、太守怒曰、朝命安可抗、伸曰、伸爲令、誠不忍見民轉溝壑、守曰、先須劾雨事、乃可行、民聞伸被劾、爭赴愬諸司、或徑達臺省、事遂解、伸勇於爲義、而韞藉深厚、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故在廣陵行篋僅一擔、圖書半之、

夫丞簿倅貳、要津所蔑視也、任此者、輒碌碌如轅駒不自振、乃有宋大儒、則多爲之

矣、惟程百世師、其筮仕亦滯外僚、即簿倅時見宰天下之規模焉、特中蓋一丞耳、而剸畫拯危、豁如也、當其時獨無梗之者耶、嗚呼、士先志、志在行道、古之人、固不羞小官矣、

張栻

張敬夫栻、淳熙中、除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邃負荒殘、故多盜賊、徼外蠻夷、俗尚讐殺、間入寒侵掠、而州兵皆脆弱惰游、邕管斗入羣蠻中、

最爲重地、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洞丁十餘萬爲藩蔽、栻知其弊、至則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之法、諭溪洞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月去貪吏十四人、時湖北尤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良民、栻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

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之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北邊分屯諸將與帥守每不相下帥守所將獨神勁親兵及義勇兵比年亦廢簡閱不足恃栻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每案親兵必令與大軍雜試以相激厲均犒賞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俞以農隙習武事候不時案驗加賞罰士咸感奮並淮奸民出塞爲盜者法皆處死異時官吏多蔽匿弗治栻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

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狥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嘆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其見戶熟田與之。栻劾大辨詐誕。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以不職求去。

敬夫之學。以高明簡徑稱。而遇事乃動中事機如此。然較之周程諸先生。不無少露風裁耳。

牧津卷之四十四目

儒治下

牧津卷之四十四　儒治下

明山陰祁承㸁輯

朱晦菴先生

朱仲晦先生熹、紹興中、主泉州同安簿、蒞政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職兼學士、選邑秀民充子弟員、訪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究修己治人之道、禁婦女之爲僧道者、孝宗即位、除知南康軍、歲旱、講求荒政、多所全活、痛懲奸豪之侵擾細民者、訪白鹿書院遺址、奏復其舊、

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先是熹所居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糴牟利細民發廩强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熹常帥鄉人置義倉以賑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奏行之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與僚屬鉤訪民隱至廢寢食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每出單車屛徒從一身所需皆自賫

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所屬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自有引去者。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置。悉如南康。而用心尤苦。熹知台州時。

唐仲友已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熹按得其事實。奏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乃下紹興府鞫之。獄具。因奪其新命授熹。熹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陳賈首論其僞學。詔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觀。後知漳州。奏

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丈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為不便沮之宰相劉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為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差知潭州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奸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

學者畢至嘗答范伯崇有云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處細處亦當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其少過矣

真懇爲民勵精居職以國事爲身圖者吾於先生見之○奉公畏義恒人所知但得失之念終不能不往來胸臆所以持己御民時有過中失正之弊觀晦翁答范伯崇

責宛然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之心法、此晦翁之自述生平、從政者佩之爲座右銘可矣、

陸子靜九淵

陸子靜九淵淳熙中、差知荆門軍、有縣丞問何時赴任、九淵曰、朝廷命速之任、單騎卽行、丞因言及虜人有南牧意、九淵遽云、如此則荆門乃次邊之地、某當挈家、若單騎却是有所畏忌也、吏以故例白、內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

接賓受詞分日九淵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每日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得辯爭利害於前九淵唯黙聽候是非既明乃從容贊嘆以養其狥公之意雖賤隷走卒亦諭以義理接受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內官吏貪廉民俗習尚忠良材賦與猾吏暴强九淵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九淵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爲立限皆如期而至輕罪則曉令解釋其有涉人倫者多使領元詞自毁之以厚

其俗、惟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反覆、久之、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求決、宵夜與僚屬坐、吏白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為羣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知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其明、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九淵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其所竊物還訴者、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

捺者即其人也乃知追治吏人大驚郡人爲以神初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覆盜賊得匿藏九淵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廬者鄰伍捕獲不逸一人群盜屏息荊門素無城九淵以郡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傭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工畢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役爲恥吏惟好衣閑觀

荊門以築城

至是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事威、荊門兩縣置壘歲困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門吏取賄多藏覆、商苦重費、大半繇僻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或曰、門譏所以防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不至務者、九淵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

捕之九淵訊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咸[illegible]
歲收增倍湖北諸郡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
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九淵病之乃信捕蕩
之賞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備
直不使饑寒相與悉心弓矢逃者絕少九淵乎
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令得與中亦同賞
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
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
辨略與趙子直書有曰益國裕民之心在吾人

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數目之間、此奸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者、世儒耻及簿書、獨不念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皆可恥乎、九淵家居時、鄉人苦旱、羣禱莫應、請九淵除壇山巔、大雨隨至、荊門亦旱、九淵每有祈、必踈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乎洽、踰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

化導與整齊並用、若子靜之仕、不虗真儒、

至謂簿書數目之間、奸貪寢食出沒之處、吾輩尤當悉心、更不虛眞儒矣。○趙廣漢以鉤距發奸、人驚如神、先生不逆詐、不億不信、而老者之詐、盜者之贓、一一如照、先生豈有異術乎、蓋其平日接受無早暮、下情畫達處、先已握其機矣。○先生每言理會一事時、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都是箇閒閒散散、不理會事的人、不○○○○○○○○○○○○○○○○○○○○○○○○陷事中、眞可謂當官應事之法、雖然、此法

可易至哉、

楊簡

楊慈湖先生簡乾道中、主富陽簿、簿於邑號閒冷、簡誠以接物、衆畏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走吏持片紙入市、可貿數千、初富陽民不知學、簡至兩月、無一士來見、怪問之、左右對曰、是邑多商、不利爲士、簡惻然、即日白宰、諸學講習、文風遂振、爲紹興府司理、犴狴必躬臨、端嘿以聽、使自吐露、猾吏僅行文案、莫敢舞越、府吏觸怒帥

送獄勘之簡曰無罪令勘平日簡曰吏過詳讞免今日實無罪必摘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歎曰是尚可爲乎歸取告身納之爭愈力知不可屈遂已每謂自尊上司必從容陳述有不合卽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礙不見聽則決去而已改知樂平縣學宮逼隘簡撤新之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會誨之曰國家設學校欲教養眞賢使進於科目非具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剽取經義詩

賦論策耳，善爲是，雖士行掃盡，無害於高科也，何以維持此心，大失國家教養之意，楊石二少年囂健，虛喝官府，異時長吏，利爲鷹犬，挾借聲焰，莫可誰何，簡灼見姦狀，寘獄中，因論利害，感感悟，願自贖，繇是邑人以訟爲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召爲國子博士，二人率衆相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泣拜戀戀不忍離，及出知溫州，首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崇孝養，明宗族相恤之令，首行鄉約，放周官書敬敏任恤之類，書善不書

惡、詞訴類爲於日分難遽達、簡架大鑼與門外、
令訴者自鳴、鳴即引問、立剖決之、每受詞採訪
縣官賢否、言人人同、乃行黜陟、有私醝者五百
爲群、遏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寨兵捕
之、巡尉儇跳易事、不白郡、先生驚曰、是可輕動
乎、賊徒五百、合家族何翅二千人、拒捕相殺傷
變在頃刻、萬一召亂、貽朝廷憂、且兵之節制在
郡將、遣節度、是不嚴天子命、應斬、建旗立巡尉
庭下、召劊手兩行來、立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

進為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因奏罷分司時有訟售產於寓官而負其直同訴者十八人即命吏籌計官帑人給之袖衆詞即其家語曰某知公必無是是在幹者寓官為動不得已吐實簡曰幸出幹者屬吏寓官靳之竟追斷償所負勢家第宅障官河即日撤之城中讙誦名楊公河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嘗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一名鄉治第甚華中有堂尤偉麗簡往謁特延之別館猶愧發顏間簡去十餘歲邦

先儒何常以搏擊示風

力每第委曲近人乃爾

人去思未艾、謂當時眞有三代遺風、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嚴淮水射之、簡蹙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斬斗升粟而迎殺之、蘄脫死、乃速得死、豈綏四方之道、乃設法安插、

慈湖之學、人以其高曠而不可及、乃莅職所至、懇惻周密若此、臨淮之射、深切軫惻萬物一體之念、皆於蹙然間見之矣、

黃榦

黃榦初補將仕郎、監台州酒務、歷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一夜夢井中有人、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饑、荒政具舉、民大感悅、卽郡治役廨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乃請於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分十二料、先自築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

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者更番畢月月代六日日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幹日以五鼓坐於堂使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及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挈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幹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

不受而去後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淋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縮於水生汝者黃父也

以夢決獄涉於靈異思之不得鬼神通之驗矣分料計工先自舉築繼以委人工役無所容其虛冒儒者之政其利國利民也如此

真德秀

眞文忠公德秀、初仕判南劒州、嘉定中、累遷禮部郎、初爲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以便宜發廩、百姓數千人、送至郊外、指道傍叢冢泣曰、此皆往歲饑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先是、都司薛拯每訕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以此撼德秀、秀上章自明、朝廷乃悟、遷知泉州、前此、番舶畏苛

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三十艘，輸租令民自槩，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爲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改知潭州，首以四事厲僚屬，仍爲民去十害。理宗時，復起知泉州，迎者塞路，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爲，或咎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有勸嗇養精神者，德秀曰，郡敝，無力惠

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耳海寇縱橫次第撿殄暇日延聘耆儒躬臨講習以教郡之秀士再守長沙嘗集十二邑宰湘江議事以詩勗之曰從來守令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旣以脂膏供汝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長沙人至今祀之

一意恤民是賢太守事然郡事有可自繇者如政平訟理是也有不可自繇者如預

借之類是也預借之害甚於加賦禁之誠是但郡計赤立之時何以措手

魏了翁

魏了翁開禧中差知漢州漢號爲繁劇了翁以化民善俗爲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嚴戶婚交訐之禁復爲文諭以厚倫止訟民歎奉條教不敢犯既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耉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爲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復蒜

陂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大服、

風俗一變、及遷轉運判官、戢吏姦、詢民瘼、舉劾不避權右、風采肅然、遷寧國守、了翁行郡事、即具奏乞脩城郭、備不虞、廷議靳其費、了翁增埤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逞、人始服其先見、理宗即位、史彌遠惡了翁不附已、會有詆其欺世盜名者、謫居靖州、築鶴山書院、以待來學者、民有爭訟、惟閉戶自咎、蠻夷化之、爲立祠、後起擢潼州路安撫使、

知瀘州、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日弛、城郭頹塌、了翁乃葺樓櫓增置器械、申嚴軍伍之律、興學校、栁復社倉義塚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

鶴山先生、所至首先武備、增埤浚隍、如朝不及夕、亦所處之時應然、可見眞儒之治定非迂遠、

李方子

李方子性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爲人、

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守眞德秀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通書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史彌遠曰，此眞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語人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

通書便嫌於求、今之求者、異乎方寸、

劉清之

劉清之初授建德縣主簿、請於州、俾民自實其戶、賦平訟息、調萬安縣丞、時江右大祲、郡檄視旱、徒步阡陌、覈實蠲除、州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內耳、外鄉遠民、勢豈能來、乃均境內之地為八、俾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為（此二法最妙）主之、規畫防閑、所全活甚衆、後除通判鄂州、鄂俗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尤謹奉大洪

山祠禱者不藥而聽於巫卒則火葬之清之皆力爲禁先是郡餙厨傳以奉常平刑獄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嘆曰此何時也而以酒食貨賂爲勤哉事上官惟究心所職無負於民足矣清之自常祿外悉歸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無糧官無俸上供送使俱莫償已而郡計漸裕嘗作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皆有勸教詞意簡直易從郡人家有其書訟庭日清

子澄自謂生平學問無慮可澄以於透脫見地人而吏治無不周詳曲當其分賑其經用皆實實匡濟之才

胡朝穎

胡朝穎歷武昌令通判嘉興時宰相鄭清之家奴暴橫朝穎執置諸法移書謝云以天子之命官提宰相之奴僕罪當避位清之得書以聞帝喜曰得一佳士矣除守岳州兼河北提刑至官謂其地爲東南上游非諸生坐嘯之地乃精士

頫厚公著嘗以道學不明詞章隆陋爲歎慨然自信其獨見而躬行之諸生及門者皆超然拔於流俗之表

慫一豪奴何必避位然反以此見知於人主則存乎所遇矣

方克勤

方克勤少從鄉先達學窮研力索至忘寢食元季亂卻穀隱山谷中 國初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爲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光至官首爲書

一通、懸無、衢、諭天子愛養元元之意、民即有不樂、聽詣府自言、禁隸卒誰何之、引者耋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頹圮、聘賢者爲師、撤浮屠氏以葺廟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至千人、始有詔民開廢閒田者聽、閱三歲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輒斂之、復以田定科繇、民益惰且散、克勤奉詔益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列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析爲三、有徵發視差等、書吏不得並緣爲奸、歲暮轉戎衣於燕、時

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於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併役，克勤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省義之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使倚輿援挾貴人爲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克勤憤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爲，容閭之中書，即日詔罷役，民讙呼而散，鄰境蝗，即省愆輟食，稽首籲天，迨夜聞空中甍甍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獄訟，大者

笞辱、小事諭遣之、不留案牘、庶獄日省、錄無久淹、文未具時、作糜過食之、每秋成、即移文與民、期日輸倉粟、聽民槩斛、不遣吏而稅常先登、江浙二行省歲運糧百萬諸濟寧、水陸千里、撫如部民、不令有纖毫怨懟、言之朝、蠲其耗、每徵發下、信符致民、不得無故相勾攝、民得並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諸社稷山川祠壇壝、

器服咸飾無所闕修驛傳於城南門庭堂弘敞踰昔皆料材役工於農隙為之民不知勞郡故以葦囤峙糧火屢為災敎民為陶瓦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為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師十萬往塡燕官吏索糧芻相轇轕於前克勤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勤民夫五千決河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於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去克勤為政以風俗為急

以德化為本、郡最煩劇、民孚化久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害人、吾不忍為也、府庭不陳杻械、縣章鞭楹間、示無刑罰、奏六歲績績最錫燕賞還郡、上召見獎諭曰、政成當顯用卿、尋為屬吏楊貢所構誣、詔御史廉按、御史憚失出峻治之、以用倉中炭葦就逮、民號呼塡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子孝孺上書政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

方公始終以天子愛養元元之意加惠一郡勤勤懇懇如治家然風俗為急德化為本公雖不言儒而國朝之儒治定無踰此

王陽明

王陽明先生守仁起知廬陵為政不專刑惟以開導人心為本蒞任初首詢里役察鄉里貧富姦良之實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即斷射積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民胥悔勝氣囂訟至有涕泣而歸者繇是囹

圖日清在縣七閱月遺告示十有六大抵諄諄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蕩佚城中失火身禱返風以血禳火而火即滅因使城中闢火巷定水次兌運絕鎮守橫徵杜祠會之借辦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至今數十年猶遵行之

化民善俗自是真儒分內事惟是平定逆藩之功大都得於吉郡賢豪之助然此諸賢皆七月盧陵令時所識拔而聯屬之者即此一種法眼那可易得

終